



莎士比亞精品集

團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莎士比亚精品集/(英)莎士比亚著;沈克成译.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80214-277-0

I .莎… II .①莎…②沈… III .①戏剧文学-剧本-作品
集-英国-中世纪②诗歌-作品集-英国-中世纪
IV .I561.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9985 号

责任编辑:郭疆 封面设计:刘静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发行部)

(010)6522.8880 6524.4790(总编室)

(010)6512.6372 6524.4792(编辑部)

网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123456@tjpress.com

65228880@tjpress.com(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购书)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东方印刷厂

装订:三河新兴装订厂

开本:170×230 毫米 1/16

印张:32.5

印数:1000

字数:546 千字

版次:2007 年 6 月 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14-277-0/I·128

定价:56.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谨以此书献给恩师

陈守庸 先生

王叔泉 先生

叶云帆 先生

唐 涕 先生

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 (代序)

将莎士比亚全剧翻译成中文，首先是胡适于1920年倡议的，次年，由梁实秋开始实行，而且坚持了下来。应该说，中国人独自翻译莎著最多的就是梁实秋，到1967年在台湾出齐了他译的全集37册。其次是朱生豪，他译了31个剧目，在1954年分订12册出版。曹未风译了15种莎剧，虞尔昌译了10种历史剧，方平译了8种以上，孙大雨译了6种，卞之琳译了四大悲剧。

将莎士比亚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可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一) 第一个时期 (1877—1920)，只有戏剧故事被译成中文，最早是根据英国散文作家查理士·兰姆姊弟改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第一本是1903年的《海外奇潭》，收10个故事，译者未署名。1904年、林纾与魏易合作，用文言将全文译出，共20个故事，取名《吟边燕语》。1916年，林纾与陈家麟合作，根据莎剧剧本原文用文言译出了6个戏剧故事，称为《莎氏乐府本事》。

(二) 第二个时期 (1921—1936)，中国有了莎剧白话译本，同时也出现了莎士比亚诗歌作品的译作。

1921年，田汉首先从日文译本将《哈孟雷特》转译成中文白话，这是中国第一个以白话形式译出的莎氏压轴之作。1924年，田汉又译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从1921年到1936年，约有20人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12个，他们分别是：诚冠怡译的《陶冶奇方》(1923)、曾广勋译的《威尼斯商人》(1924)、邵挺译的《天仇记》(1924)、邵挺和许绍珊合译的《罗马大将凯撒》(1925)、张采真译的《如愿》(1927)、邓以蛰译的《若逸久袅新弹词》(1928)、缪览辉译的《恋爱神圣》(1929)、朱维基译的《乌赛罗》、



戴望舒译的《麦克白斯》(1930)、张文亮译的《墨克白丝与墨夫人》(1930)、顾仲彝译的《威尼斯商人》(1930)、彭兆良译的《第十二夜》(1930)、袁国维译的《周礼士凯撒》(1931)、徐志摩译的《罗米欧与朱丽叶》(1932)、陈治策译的《乔装的女律师》、曹未风译的《该撒大将》(1935)、余楠秋和王淑瑛合译的《暴风雨》(1935)、徐霞村译的《亨利四世》(1935)、张华农译的《威尼斯商人》等。

(三) 第三个时期(1936—1948)，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取得了重大成就。从1936—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梁实秋译的8种莎剧，分别是《威尼斯商人》(1936)、《如愿》(1936)、《麦克白》(1936)、《李尔王》(1936)、《奥赛罗》(1936)、《暴风雨》(1937)、《哈姆雷特》(1938)、《第十二夜》(1939)。

曹未风是中国计划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他译的11个莎剧曾以《莎士比亚全集》的总名在1942—1944年间出版。1946年又以《曹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总名出版了10个莎剧。

这个时期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贡献最大的是年轻诗人、翻译家朱生豪，他所翻译的莎剧达27种，于1947年由上海世界书局以《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为名分三辑出版。朱生豪所译的另4部历史剧直至1954年才得以第一次出版。

20世纪40年代的莎剧译本还有周庄萍译的《哈梦雷特》、《马克白》(1940)、周平译的《哈梦雷特》(1940)、蒋镇译的《暴风雨》(1940)、孙伟佛译的《该撒大将》(1940)、邢云飞译的《铸情》(1940)、邱存真译的《知法犯法》(1944)、《安东尼与枯萎芭》、柳无忌译的《该撒大帝》(1944)、曹禺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1944)、杨晦译的《雅典人台满》(1944)、邱存真译的《安东尼与枯萎芭》、张常人译的《好事多磨》(1947)、孙大雨译的《黎琊王》(1948)等。

(四) 第四个时期(1949—1966)，莎剧的翻译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朱生豪的31部莎剧译作，改名《莎士比亚戏剧集》，分12卷。1958和1962年，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过两次。

1955—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曹未风译的12部莎剧。可惜他在1963年病逝，未能把工作完成。

1957年，台湾出版了由朱生豪(27种)、虞尔昌(10种)合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这是第一套中文版的莎氏作品全集。

与此同时出版的莎剧还有：曹禺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1949)、方平译的《捕风捉影》(1953)、《威尼斯商人》(1954)、《亨利第五》(1955)、吕荧译的《仲夏夜之梦》(1954)、张采真译的《如愿》(1955)、卞之琳译的《哈姆雷特》(1956)、

吴兴华译的《亨利四世》（上下）（1957）、方重译的《理查三世》（1959）。

1964年，为纪念莎士比亚诞生40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朱生豪的旧译《莎士比亚戏剧集》，请吴兴华、方重、方平等进行校对增补，重出版，并请方平重译了《亨利五世》、方重重译了《理查三世》、章益新译了《亨利六世》、杨周翰新译了《亨利八世》，使这套书合成全璧，共分十卷，总名为《莎士比亚著作全集》。另外，又编辑了一卷莎士比亚诗集，作为第十一卷，内中有张谷若译的《维纳斯与阿都尼》、杨德豫译的《鲁克丽斯受辱记》、梁宗岱译的《十四行诗》、黄雨石译的《情女怨》、《爱情的礼赞》、《乐曲杂咏》、《凤凰与斑鸠》四首杂诗，后由于遭遇“文革”十年浩劫，直至1978年才得以出版。

1967年，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了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40集，梁实秋翻译莎剧历时37年，是中国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个人完成全部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的翻译家。

在此期间，九叶诗人郑敏译过《裘力斯·凯撒》、《李尔王》，唐湜译过《罗密欧与柔丽叶》、《仲夏夜之梦》、《麦克白》等，均因故未得机会出版。

（五）第五时期（1978—），搁置了15年之久的《莎士比亚全集》终于在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外国作家的全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对莎士比亚所表示的最好的纪念。

在此期间，还有下列莎剧问世或重版，它们分别是：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曹禺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印了曹未风译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奥塞罗》、《马克白斯》、《汉姆莱特》等，并出版了方平译的《莎士比亚喜剧五种》，其中收有《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捕风捉影》、《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暴风雨》。

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出版了方平译的《奥瑟罗》。

1981年，出版了英若诚译的《请君入瓮》，林同济译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悲剧》，卞之琳译的《奥瑟罗》、《里亚王》和《麦克白》。

1984年，杨烈用有韵的长短句译成《麦克白斯》。

1998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新八卷本《莎士比亚全集》，这是对朱生豪译本的校对和增补。其中沈林校11剧，辜正坤校5剧、译十四行诗，孙法理译7剧加其余的诗篇，何其莘校7剧，裘克安校4剧，索天章译3剧，刘炳善译2剧。译林的这部新全集包括了莎士比亚的全部39出戏剧、2部长诗、1部十四行诗，再加一些杂诗和片断。这样完整的中文译本版本，在大陆为第一次，也可算是至今以散文体译莎剧的最贴近原著的中



文译本了。不过，译莎如说莎，是没有尽头的，何况这仍是散文译本，最大的缺憾是尚未做到以韵文译莎剧中的素体（无韵）诗。

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王元化在《莎剧解读》一书中就有这么一段论述：“校改者虽然大多尊重原译，但是在个别文字上也作了不少订正。从个别词汇来看，不能说这些订正不对，校改者所订正的某些字，确实比原译更确切。但从整体来看，还有原著的精神面貌问题，即传神达旨的问题必须加以考虑。拘泥原著每个字的准确性，不一定就更能传达原著的整体精神；相反，有时甚至可能会损害原著的整体精神。过去我们的翻译理论强调直译，这在一定时期是必要的，但如果强调过头，忽略传神达旨的重要，那也成为另一种一偏之见了。朱译在传神达旨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朱的译文，不仅优美流畅，而且在韵味、音调、气势、节奏种种行文微妙处，莫不令人击节赞赏，是我读到莎剧中译的最好译文，迄今尚无出其右者。”

2001年，由方平主编和主译的十二卷本《新莎士比亚全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以诗体译莎士比亚诗剧的全集，其翻译的第一原则是忠实，即反映原作的本来面目，尽量以诗译诗，这是译家所追求的天经地义的事。方平在后记里说，新全集的努力目标是：“试图以更接近于原作体裁、风格的译文，以新的戏剧样式，结合着现代莎学研究成果的新的理解和阐释——争取做到给爱好莎剧的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受。”《新莎士比亚全集》有待我国文学界、戏剧界、翻译界对她进行检验，这或许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说不定哪一天，用中国白话诗译莎士比亚的素体诗，还会有更为理想的创新面貌。

2005年，中央编译社出版了由吴永行译的《莎士比亚五大悲剧》。

—

莎士比亚的诗作不必说，他的剧本全是诗剧，就是说它们的主体是英国抑扬格五音步无尾韵的格律诗行（或称无韵诗、素体诗、白体诗）。

在翻译莎士比亚无韵格律诗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意见、两种做法。一种认为译诗太难，译成散文算了；一种则认为再难也应该努力去译成诗，否则就是阉割了莎士比亚。

梁实秋自称他的做法是：凡原文为无韵诗体，则译为散文，因为中文里根本没有无韵诗的体裁，所以梁译以散文为主。

朱生豪大概也持这种观点。大家知道，朱生豪是在战乱年代翻译的，朱虽是杰出英才，无奈参考资料不足；朱生豪又有洁癖，他认为粗俗和猥亵的语言统统要删去，而这样的地方，在莎士比亚笔下是很多的，特别是在他的喜剧中。朱生豪只来得及译了莎士比亚37个剧中的31个半，未译的多是历史剧。此外，他也没有译莎氏的诗。朱生豪在译莎的过程中，也回避了诗体的问题，他说：“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三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他认为莎作既系在舞台上演出，译文要雅俗共赏，通俗易懂；莎剧篇幅浩大，若全用诗体译出，结果似巧实拙，难以想象，因此他决定采用白话散文的形式。

最早坚持以诗译诗，并亲自实践，认真研究格律问题的第一人是孙大雨。他批驳了梁实秋，认为中国传统诗中并非“根本无此（无韵诗）体裁”，而在白话诗中我们应该创建这种体裁，即不押韵而有格律的诗行。1934年，他试着用每行五个音组，每音组由两三个汉字组成的方法来译莎士比亚的无韵体诗。他坚持认为：“要认真介绍莎剧给我们的读者与上我们的舞台……应当首先需求精良的译本……要排除一般的散文译本……不应当使莎剧名存而部分地实亡……抹杀掉它作为戏剧诗的原来性质。”

卞之琳、林同济都赞同孙大雨的观点，并进行了略有不同的处理实验。另一位持同感的译者方平则认为：“理想的莎剧全集应该是诗体译本，而不是那在普及方面作出贡献，但是降格以求的散文译本。”不过他对“诗体”的要求似乎比较松散。

关于用诗体译莎剧，七十年来有很多人进行了试验。早在1929年，朱维基就以诗体翻译了《乌瑟罗》，朱生豪的胞弟朱文振也用诗体译了四个历史剧。1932年，徐志摩译了《罗米欧与朱丽叶》。不少人只是用白话译莎剧，把原文的韵文部分的译文分行写出而已，其原因是“五四”以来的白话诗中还没有与莎士比亚的抑扬格五音步诗相当的格律。曹禺在1944年译出的《柔蜜欧与幽丽叶》是一部诗体译本，被认为是一部比较接近理想的译作，是中国最好的译本之一。

三

莎士比亚的诗歌作品，在五四运动以后，也被陆续译成中文，译者中有邱煌、梁遇



春、邱瑞曲、张晋臣、朱湘等人。

1942年，出了柳无忌的《莎士比亚时代的抒情诗》，梁宗岱以《莎士比亚的商籁》为题最早翻译了莎士比亚的30首十四行诗。

1943年，曹鸿昭第一个译了长诗《维纳斯与亚当尼》。

1950年，屠岸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1952年，方平译了《维纳斯与阿童尼》。

1964年，张谷若译《维纳斯与阿都尼》、杨德豫译《鲁克丽斯受辱记》、梁宗岱译《十四行诗》、黄雨石译《情女怨》、《爱情的礼赞》、《乐曲杂咏》、《凤凰与斑鸠》。

1994年，刘新民译《维纳斯与阿多尼斯》、陈才宇译《鲁克丽丝受辱记》、王倜中译《情女悲歌》、《爱情的历程》、《凤凰与斑鸠》。

2003年，孙法理译《情女怨》、《激情飘泊者》、《凤凰与斑鸠》、《挽歌》、《露克丽丝》。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者有屠岸（1950）、虞尔昌（台湾，1961）、梁宗岱（1964）、梁实秋（台湾，1967）、杨熙龄（1978）、韦海英（1993）、马海甸（1994）、曹明伦（1995）、王勇（2003）、庄雅惠（2003）、辜正坤（2003）、艾梅（2004）、金发燊（2004）等人。

四

莎士比亚是举世公认的文豪，可惜他的作品至今并没有被国人所完全认识。就目前中国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来说，还不能将其水平估计得过高。梁实秋的文字虽忠实却生硬，朱生豪的译本虽流畅而删节过多，两者都有不少失误的地方。莎剧本为诗剧，而梁、朱的两种全集只是他们自己承认为“退而求其次”的散文译本。

总之，中国严肃的莎学专家都提出应该早日翻译出版第二套，即诗体的《莎士比亚全集》，以取代原有的散文体莎译。这是战略的一步，如果满足于散文译本，中国莎学就无法再前进一步。

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由于时空的差异，中国的读者对莎士比亚时代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都是相当陌生的。再说，莎士比亚是十六七世纪之交的作者，他写的是诗剧，当代受过一般教育的英美人士，在初读莎士比亚原著时也面临许多障碍，需要注释的帮助。对于中国读者大众来说，要想接受、欣赏莎士比亚作品，除了提供优

秀的中文译本外，还需要做些注释，为读者解惑答疑，提供方便。

在所有莎士比亚作品的中译本中，梁实秋在翻译的同时，做了一些注释，这是难能可贵的。孙大雨译的五部莎剧是集注本诗译，卞之琳译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亦是带注释的诗译，方平编的《莎士比亚精选集》也做了少量的注释。笔者在翻译过程中，化了很大的力气，也做了一些不同形式的注释，希望能给读者增加些知识和乐趣。

译事难，译诗更难，用诗体译莎士比亚的无尾韵剧诗难上加难。笔者坚持用诗体来译莎翁的诗剧，这是一种新的尝试，成功与否，还有待方家评价，但倘能得到读者的首肯和喜爱，则是万幸了。

沈克成

2006年10月于温州挹西堂

目 录

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 (代序) \1

麦克佩斯 (五幕悲剧) \1

威尼斯商人 (五幕悲剧) \109

仲夏夜之梦 (五幕悲剧) \215

皆大欢喜 (五幕喜剧) \301

维纳斯和阿多尼 (叙事长诗) \393

十四行诗 (七十首) \445

麦克佩斯 (五幕悲剧)

剧情简介

《麦克佩斯》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最后一部，是篇幅最短的剧本之一，也是莎士比亚笔下一个最阴沉的悲剧，表现出强大的震撼力。它以极深邃的力量，揭露了那种致人死命的欲念和险恶的野性的发展，及其注定的可怕的结果。它使人恐惧，留下茫然。它表达了一个主题：人的心灵深处隐藏有毁灭他人、葬送自我的巨大能量。莎士比亚在这部戏剧中批判了野心的腐蚀作用，指出残暴是违反人性的，残暴的君王最终不会有好下场。

苏格兰王军统帅麦克佩斯和班戈出征平叛。正当他战功辉煌、凯旋回朝、踌躇满志时，路遇三个女巫。她们用诱惑性的预言向他欢呼，说他能登上王座，从而激发了他觊觎王位的野心。又在妻子的百般怂恿下，终于走上了犯罪之路，谋杀了苏格兰王邓康，篡夺了王位；进而，嫌忌和不安，又驱使他先后杀害了班戈和马克德弗的妻子，激起了众愤。而他自己呢，已堕落成为背信弃义、丧尽天良的恶魔。但尽管如此，恐惧、畏罪、悔恨的意念幻化出各种可怕的怪象，老缠着他，使他不得安宁。于是他又去渴求女巫，得到了缥缈的许诺，他要作困兽之斗。而他的妻子，虽不是一个狰狞、凶恶的“怪物”，却实在是一个野心勃勃、阴险毒辣的“女巫”，她沆瀣一气，参与了弑君的罪恶。可毕竟，她是个女性，血腥的噩梦折磨着她，终于在精神的崩溃中，毁掉了自己。再说，邓康的儿子玛尔科逃亡英国，请来义兵，兴师讨逆。而麦克佩斯却由于倒行逆施，已众叛亲离，势败气馁。但他还要作垂死的挣扎，甚至当他发觉自己受了女巫的蒙骗后，还想跟命运抗争到底。最后，他受到了应得的报应，死于马克德弗手下。一片乌云终于消散了，玛尔科在众人拥戴下，继承了苏格兰王位。



《麦克佩斯》的主题非常明确：表现野心、贪欲对健康人性的扼杀。一个有所作为的英雄一旦抱有个人野心，不仅会自我毁灭，而且祸国殃民。

麦克佩斯原是个忠心耿耿、骁勇善战、忠诚效命、战功卓著、值得尊敬的人，他在篡君问题上徘徊过，犹豫过，也畏惧良心的谴责。但是，良心和野心交战的结果，野心终于淹没了良心，以至铸成了大错。此后，竟又怙恶不悛，变本加厉，终于成为奸诈残忍、众叛亲离的独夫。他是封建社会里醉心权力地位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又是个道德的懦夫。他的权欲野心和邪恶的火种本来可以一直埋藏于内心深处，却鬼使神差地听了妖巫的诱惑而神志恍惚，受到妻子的撺掇而丧失自主，燃起熊熊的权欲烈火，最后则完全受野心的支配而从正直转为奸邪，嗜血成性，罪恶越积越深，欲罢不能，终毁了自己。他弑君的血迹未干，又向朝臣举起屠刀。这把邪恶之火烧尽了苏格兰的和平、秩序与安宁，同时也把自己化为灰烬。他的堕落是可耻又可悲的。麦克佩斯夫人的疯狂不是愤怒和痛苦，而是邪恶和良知不可调和的结果，是超自然力量的命运观念通过人的意识操纵现实的必然。

如果说麦克佩斯的悲剧主要表现了野心对人的腐蚀和危害，那么麦克佩斯夫人的悲剧则表现了善对恶的胜利。

《麦克佩斯》在艺术上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神秘恐怖的气氛和深刻的心理描写。这部戏剧从头到尾不断出现神秘恐怖的场面：荒凉的原野，衣着怪诞的女巫，神秘的预言，黑夜的暗杀，被血污染的双手，不断出现的鬼魂，麦克佩斯夫人的梦游等等，这使得整部戏剧充满独特的恐怖气氛，给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

深刻地描写犯罪时和犯罪后的病态心理是《麦克佩斯》更为突出的成就，人们常常说这是一部杰出的心理戏剧。

剧中人物¹

邓康——苏格兰国王²

玛尔科——邓康之子

唐诺本——邓康之子

麦克佩斯——苏格兰王军统帅

班戈——苏格兰王军统帅

马克德弗——苏格兰绅士

伦诺克斯——苏格兰绅士

罗斯——苏格兰绅士

曼特斯——苏格兰绅士

安格斯——苏格兰绅士

克尼士——苏格兰绅士

弗伦斯——班戈之子

西沃德——诺森堡³伯爵⁴，英格兰军统帅

小西沃德——西沃德之子

赛登——麦克佩斯的随臣	小孩——马克德弗之子			
英格兰医生	苏格兰医生	侍卫	看门人	老头
麦克佩斯夫人	马克德弗夫人	麦克佩斯夫人的侍女		
赫凯提（魔术女神） ⁵	三个女巫	贵族	绅士	官吏
将士	刺客	侍从	信使	

地点

苏格兰 英格兰

注释：

1.《麦克佩斯》的基本情节主要来源于英国历史学家贺林希德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1577)中的苏格兰部分。

2.苏格兰历史上是有邓康国王，在位年代为1033-1039年，当时苏格兰是独立的。不过莎士比亚对历史事实作了改造，我们只能说剧中故事发生在11世纪初，不必去细究历史。

3.诺森堡(Northumberland)，英格兰最东北地区，与苏格兰接壤。

4.伯爵(Earl)，是英格兰贵族公、侯、伯、子、男五等中的伯爵。

5.赫凯提(Hecate)，希腊神话中司冥府和巫术的女神。

第一幕 第一场¹

苏格兰 旷野

(雷电交加，三女巫²上)

女巫甲：我们仨何时重逢？

电闪雷雨蒙蒙？

女巫乙：待到骚乱全平静，
战争胜负看分明。

女巫丙：得在太阳西沉前。

女巫甲：什么地点？



女巫乙：旷野里面。

女巫丙：跟麦克佩斯相见。

女巫甲：小灰猫，我来了。

女巫乙：癞蛤蟆³又在叫了。

女巫丙：就来了。

众女巫：是晴是雨，又好又坏；

 腾云驾雾，遨游徘徊⁴。

(下场)

注释：

1.这一场是整个戏的序曲。一片雷电交加的暴风骤雨，一片苏格兰荒凉的原野，这是个罪恶可以控制一切的地方。女巫们一上场，就带来了笼罩全剧的阴沉的色调和邪恶的气氛，这正是苏格兰王国当前与未来的动乱的象征。

2.三女巫是古希腊的凶神恶煞。在戏的开头，她们似乎扮演了命运女神的角色；在戏的后头，似乎又扮演了复仇女神的角色；可实质上，却是又穷又褴褛，又枯瘦又令人讨厌的老太婆，满心是世俗的恶毒。

3.按当时传说，女巫各有“邪神”。她们的手下都是些幽灵和妖精(familiar spirit)供其役使，常化作猫与蛤蟆之类的动物形状。妖婆甲之邪神为小灰猫，乙之邪神为癞蛤蟆，丙之邪神为怪鸟。女巫们在一起做过一些活动后，现在要分手了，可她们还在十字路口絮絮叨叨，让精灵们都等得不耐烦了。

4.原文为Fair is foul, and foul is fair.直译应为：“好就是坏，坏就是好。”意思说：美好就是丑恶，丑恶就是美好；光明就是黑暗，黑暗就是光明；幸运就是灾祸，灾祸就是幸运。一切都颠颠倒倒，混淆不清。这是女巫们的信仰，因为他们正是幸灾乐祸、颠倒黑白、兴风作浪的罪恶的化身。这也是整个悲剧最主要的基调，是它的时代特征，是它的历史基础。只有在这样颠倒是非的时代，才会产生这样的悲剧。

第一幕 第二场¹

福累斯²附近的军营

(内军号³声。邓康王、玛尔科、唐诺本、伦诺克斯与众随从上，遇一负伤的侍卫⁴)

邓康王：那挂彩的是谁？看他的样子，

 或许能给我们报告最新形势，

 说一说这次战事⁵。

玛尔科： 这是个侍卫。

他曾经替我解围，的确是一位
勇敢善战的军人。喂，好伙计，
快过来跟国王说说这一次战绩。
你不是刚离开战地？

侍 卫： 刚不久还难分输赢。

像两个游水的都已经筋疲力尽，
彼此扭在一块儿，使不出本领。
那残暴的马克唐武⁶是个叛徒，
他生性坏透，满身积满了罪恶。
竟敢从西方的海岛上⁷私自起兵，
调集了轻重步兵，向我们挑战。
而命运神⁸呢，活像是叛贼的情妇，
竟对这逆忤调情。但这也算不了什么。
勇敢的麦克佩斯——真够得上英雄美名——
他挥舞着刀剑，全不把命运顾念，
直杀得刀花缭乱，肉飞血溅。
他像个勇敢的煞星，直冲向前，
直杀到贼人的身边。
等不及跟他照面，也没道万福⁹，
一刀子下去，就把他开胸剖腹，
砍下他脑袋，挂在城头上示众。

邓康王：多勇敢的表弟¹⁰呀，好样的英雄。

侍 卫：正当太阳刚从那放出了光辉，
却偏又起了猛烈可怕的风雷。
我们本以为该可以称心乐道，
不高兴的事儿又接踵来到。
陛下，当我们正义的部队
把叛贼的匪军打得落花流水，
挪威的将军¹¹却乘虚而入，
派遣了全新装备的精锐兵力